

烟台白石村遗址是中国史前海洋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的发现填补了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这里的东夷先民,有着与内陆地区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劳作方式。七千年过去了,这块“风水宝地”依然滋养着勤劳的人们。

“仙人指头地” 是处古文化遗址

1989年4月,日本黄河流域农耕史考察团一行11人,专程来到位于烟台市区新石路北侧的白石村遗址考察。当他们远远发现遗址南端的居民楼后有一道挖开的断层时,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奔了过去。这些日本学者顾不上身份,直接用双手扒开覆盖在断层上的生活垃圾,去寻找埋在那里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存。

白石村,因地下有许多石灰石(当地百姓俗称“白石”)而得名。如今,这里已是烟台的闹市区,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石村还是个人口稀少的村庄。

那些年,白石村村民耕作时,常会从地里刨出蛤蜊皮、蛎子壳和形貌古朴的残碎陶片。海边的人们对贝壳自然见怪不怪,可对那些又细又长的陶腿充满了好奇。村民们不明所以,便附会说这是神仙的“手指头”,于是,这块会刨出怪东西的土地,被村民们叫作“仙人指头地”。

直到1962年,村民们才搞清楚这块地的来头。那年,白石村大规模建房修路,施工中发现了许多贝壳遗迹。赶来的考古工作者很快在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40米的区域发现了一处厚约1.5米的古老文化层,内含大量蛤皮、鱼骨、兽骨等,初步认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1973年至1981年,山东省博物馆、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市博物馆先后多次对白石村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靠海吃海有口福 吃剩的贝壳堆成山

以时间为界,白石村遗址文化层可以分为白石村一期文化、白石村二期文化两个阶段。一期文化发现墓葬2座,均葬在灰沟中,距今约7000年,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二期文化年代稍晚,距今也有5500年左右。

白石村遗址是目前烟台乃至胶东地区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年代大体与北辛文化相当。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有自己的源头和发展序列,自成体系,与沂蒙山南侧和泰山西北侧地区共同构成山东新石器文化的三大源头。

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独树一帜,源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位于中国大陆东端,三面环海,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丘陵地带,昆崮山、牙山、艾山、大泽山等山岭间河流众多;海岸线不仅漫长,且多为岩石岸,适合人类生活。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同属海岱东夷文化的范畴,但是胶东半



白石村遗址： 贝壳成丘七千年

□本报记者 张九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白石村遗址发掘现场

白石村遗址公园贝壳壳类展示处

岛和内陆地区先民的饮食差异还是蛮大的。在考古学界,白石村遗址这种带有典型水边生活气息的遗址被称作“贝丘遗址”,因为其遗址里总能有大量先民丢弃的贝壳。

贝丘遗址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多位于海洋、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那个古老的年代,江河湖海的馈赠比今天要丰富得多。一番大快朵颐之后,这些贝壳便被扔在居住地附近。贝壳、食物残渣、石器、陶器等废弃物越聚越多,日子久了,就成了文化遗址。由于贝壳中含有钙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虽然时隔几千年,仍然很容易被今人发现。

填补半岛考古空白 建成文物遗址公园

大约七千年前,白石村附近一些低矮的区域还泡在海水中,而白石村遗址背倚高耸的黄金顶,东西有绵延如屏的山峦环护,相对安全。定居在这里,既可以去山中打猎,也可以去海边捕捞。

经久更年,先民吃剩下的贝壳最深处堆积了六米,可见当时人们对吃海鲜也是挺上瘾的。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遗址时还发现了很多木柱柱洞,专家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已经会采集地下的石灰石,利用柱洞建造出半地穴式的房子。

根据发掘情况看,生活在白石村遗

址的先民们能够熟练制作各种石器,如石斧、石镰、石球、石箭头、石磨盘和石磨棒。从出土的石器看,先民们虽然面朝大海,性格豪放,但在器具的加工上,无论论料还是做工都颇为仔细,有一颗工匠之心。

白石村遗址还出土了一批形式多样且美观的陶器,有钵、罐、三足钵、钵形鼎、筒形罐等。从这些陶器看,白石村文化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筒形罐的设计与制作,更是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如今,白石村一带正进行旧城改造,而遗址处已经建起了白石村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入口处有一方大理石池子,用玻璃密封着,里面埋着许多破碎而致密的小贝壳,这便是有着七千年历史的白石村遗址。当年,就在这里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石网坠、骨针等器物。为了便于展示,烟台市博物馆专门开辟出贝丘文化展厅,可以看到白石村遗址出土的骨笄、彩陶片、纺轮、玉佩、獠牙刀、网坠、贝壳等文物。

过去,人们认为胶东半岛在石器时代是落后于内陆地区的。但是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工作,白石村遗址与烟台邱家庄遗址、长岛北庄遗址等,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胶东史前文化序列,填补了胶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空白,证明了半岛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而独具特色的文化。

【钩沉】

回眸平原省： 曾与山东结缘的省份

□张永红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白色的木头箱子,上面写着“平原省分行”几个漂亮的毛笔字。“还有个平原省吗?”我问在银行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原来有,后来撤销了。这是那时候发运货币的箱子。”父亲没有多说,但平原省却在我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夏季,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华北全境解放。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调整行政区划的通令,决定撤销冀鲁豫、太岳、太行等行政区,“在鲁西南、豫北、冀南三省衔接地区成立平原省”,并决定由冀鲁豫区党委负责筹建工作。平原省直机关筹建工作在我省的菏泽紧张进行,组建完毕后于8月17日迁往河南新乡。8月20日下午,暑气未消的古城新乡洋溢着喜庆气氛。平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成立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5000多名群众参加大会,首任省委书记潘复生发表了题为《为建设新平原而奋斗》的讲话,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省份在华北平原南部正式成立了。

平原省下辖新乡、安阳、濮阳、湖西、菏泽、聊城等6专区,共56个县,2个省辖市,约1500万人,省会设在新乡市。其中湖西、菏泽、聊城3专区共29县,约900万人口是由山东省划转的,占据了平原省的半壁江山。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为适应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全国行政区划再次迎来调整。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即将开始,平原省缺乏经济中心城市,而河南、山东两省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又都需要恢复原来建制,决定撤销平原省建制。”11月30日,平原省召开最后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平原省人民政府于1952年12月1日起停止行使职权,所属地区划归河南、山东领导”的决议。

随后,平原省开始启动撤销和移交工作,并迎接鲁豫两省代表团到新乡办理相关事宜。所有机构人员顾全大局,服从中央决定,在一个月之内顺利分流完毕。平原省所属的新乡、安阳、濮阳3专区27县,2市划归河南省;湖西、菏泽、聊城3专区29县划归山东省。其中,湖西专区于1953年6月撤销,所辖7县分别划归菏泽专区和济宁专区。

平原省成立后,潘复生任省委书记,晁哲甫任省政府主席,他们为新生的平原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二人都与山东省有着不解之缘。潘复生是在山东成长起来的革命家,晁哲甫则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齐鲁大地。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1908年出生于山东文登。青年时代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受到著名教育家、乡师校长鞠思敏的赞许和支持,后被推举为济南市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曾组织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活动。后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不屈不挠。平原省撤销后,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晁哲甫,1894年出生于河南清丰,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早年担任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后历任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平原省撤销后,晁哲甫来到山东工作,担任山东省常委、副省长等职,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他不计个人得失,仍像在平原省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956年至1958年两年间,兼任校址青岛的山东大学校长。

刚刚成立三年的平原省永远消失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成为一段永远的记忆。如今的新乡市,还保存有平原省委旧址,以“平原”命名的公园、道路、商场、宾馆,以《平原晚报》命名的报纸等,不时让人想起近70年前的那段火红岁月。在当今的收藏品市场上,有关平原省的报刊、土地证、信封等也成为收藏的热点。

【老照片】

不同寻常全家福

□孙登勇

这张拍摄于半个世纪前的老照片,是在平邑县冯屯镇望鲁店村90岁老人王洪代最珍贵的一张老照片,老人曾经两次和日本鬼子进行肉搏战,头上至今留着日本鬼子刺刀挑伤的疤痕。而这张全家福照片,是1968年春节探亲时拍摄的。

王洪代曾亲身经历了望鲁店战役、东平湖战役,两次和日本鬼子短距离肉搏战。在东平湖那次战役中,当时只有17岁的他,勇敢地帮着连长从日本鬼子手中抢夺机枪,搏斗中,他的头皮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穿,鲜血喷涌,差点牺牲。

上世纪60年代,王洪代在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平山动物实验养殖场工作,平日里工作忙碌,可他最牵

挂的是老家年迈的母亲和还未成家的孩子,都要靠媳妇一个人操持。1968年春节回家探亲,眼前家里和睦美满的情景让他放了心:在妻子精心照料下,80岁高龄的母亲(前排中)心情舒畅,行动自如,成了3000多人的村子里独一无二的寿星。儿子娶了当地学校校长的女儿做媳妇,算得上村里对他家庭的肯定。每当听到人们真诚的赞美,常年奔波在外的他,既像喝了蜜甘甜,又觉得很惭愧。为感谢妻子,王洪代带着全家,专门到三十多里外的平邑城,拍了这张全家福。

离休回到老家已经30多年,生活幸福美满的他,每天望着眼前的老照片,既浮想联翩,又心潮澎湃。

